

《大公報》與天津

侯傑



▲修繕後的天津《大公報》舊址。

資料圖片

在今天的香港，有一份至今出版了一百二十四年的中文報紙。她就是對中國和世界都產生了重要影響的《大公報》。

這份報紙，一九〇二年六月十七日由英敏之創辦於天津。報名的含義是「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辦報宗旨是「開風氣、驅民智，挹彼歐西學術，啟我同胞聰明」。在他看來，一個國家國民的發達程度，和報紙的關係很密切。國民程度之高下，智識之開塞，風俗之美惡，與報館之多寡，銷路之暢滯，記載議論之明通息息相關。因而，英敏之在創刊號上自我賦權，以開啟民智、伸達民隱、抨擊權貴、譏評時政為職責、使命。

於是，重視新聞評論、時事分析的《大公報》很快就形成了「敢言」的特色，即「敢言人所不敢言，敢登人所不敢登」。一九〇三年，清廷出賣主權，秘密簽訂不平等條約。新聞記者沈蕙的大膽揭露，令清廷惱羞成怒，逮捕並殺害了沈蕙。對此，報紙多不敢發聲。而《大公報》則將沈蕙七月十七日被捕及七月三十一日遇害的全過程進行了詳細報道，公布了清廷的行徑。此外，《大公報》對清廷無所不用其極地殘害徐錫麟、秋瑾予以譴責；對慈禧太后及袁世凱、張之洞等權臣倒行逆施、禍國殃民的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大公報》的敢做敢當，雖為清廷及其官員痛恨，慘遭封禁，但也贏得了聲譽，讀者數量不降反升。

難得的是，英敏之還是社會活動家，在《大公報》大力提倡白話

文，在社會上發表白話演講，提倡戲劇改良。為賑災募賑，英敏之採用了義賣自己書法作品、發表演說、放映電影等多種形式，用群體意識、公益精神、公德思想等洗滌人心，取得奇效。一次，英敏之發表完白話演說，突然衝進來兩個女乞丐，年長者還是盲人，卻要為災民捐款。現場的人深受感動，有兩位客人當即贈給她們各一元，更多的人掏出銅錢相贈。此後，接連有貧弱殘障或生活在社會底層的人，以不忍見死不救的愛人之心，盡力救助災民。

在中國近代白話文運動中，《大公報》佔有獨特位置。她不僅定期發表白話附張，以《啟者千金》之名，免費送，而且把發表的文章分成開智、辟邪、合群、勸戒纏足等彙編成書，持續產生影響。為了興女學，英敏之不僅多次發表演說，刊發白話文，還全力支持《大公報》女編輯呂碧城籌辦北洋女子公學，慷慨捐款，付諸行動。報人們還率先成立天足會，堅決反對女子纏足，男子蓄髮，宣導新式婚姻，刊登徵婚廣告，主張一夫一妻，反對納妾。

一九一六年，英敏之退隱後，《大公報》為王郅隆接辦，聘請胡政之為經理兼總編輯。胡政之力主改革新聞、刷新業務，搜集政治新聞，及時報道中國與德國絕交、宣戰，張勳復辟、馬廠誓師等重大新聞。一九一九年一月至六月，他親赴法國採訪巴黎和會，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唯一到法國採訪的中國記者。他報道的巴黎和會上的外交辯論與各國「分贓

情況，令國人震驚。回國後不久，胡政之離開《大公報》。一九二五年，終因銷路不暢，《大公報》停刊。

一九二六年夏，胡政之在天津與著名報人張季鸞重逢，產生復刊《大公報》的想法。於是，他們找到吳鼎昌組建了新記《大公報》。吳鼎昌任社長，張季鸞為總編輯，胡政之是總經理。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本社同人志趣》中，他們提出了「四不」主張，即不黨、不賣、不私、不言，立志「把報紙辦成社會嚮導，輿論權威」。然而，《大公報》也注意「外合社會需要」，最大限度地滿足廣大讀者的訴求，「為公理公益張目」。他們發揮媒體的威力，將「乞賑」和「募金」納入職責範圍，替災民乞賑，為傷患募集資金。一九二八年六月，《大公報》成立「大公報救災委員會」，連續刊登救災啟事，宣布以服務社會為天職，大力募款，「務使一錢之微，必用諸難民」。《大公報》注重與讀者的互動，滿足他們的實際需要。一九三〇年創辦的《摩登》周刊，專門解答青年讀者所提出的問題，並為受難者、受傷者解決生活上的各種問題，為讀者提供各種生活知識，深受讀者的歡迎。

《大公報》適時開闢各地調查通訊、旅行通訊等專欄，以調查各地民眾的生活狀況，使報紙成為「全國人民生活之縮圖，俾政治教育各界隨時得參考研究之資料」。一九三四年，派李天熾搭乘商辦新綏公司的長途汽車，趕赴新疆，進行採訪報道。

一九三一年春，派曹谷冰赴蘇聯採訪，刊發二十多篇通訊，較全面客觀地報道了蘇聯社會主義建設成績，後又編成單行本出版。范長江撰寫的中國西北地區的旅行通訊，真實報道了被國民黨封鎖的紅軍消息，引起轟動。後結集為《中國的西北角》，並再版多次，在中國新聞史上聲名遠揚。

在艱苦卓絕的抗戰時期，新記《大公報》人堅持抗戰立場，即便蒙受巨大損失，也絕不向日本侵略者投降。他們從天津輾轉到上海、武漢、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堅持抗日。留在天津的《大公報》人，聯合《益

世報》人，不顧個人安危，秘密油印《高仲明紀事報》《張雅軒紀事》等，傳達抗戰勝利的消息。抗戰勝利後，《大公報》在天津恢復出版。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三日，刊發的《好戲的演出》一文，發揚和光大「不黨、不私、不賣、不言」的傳統。

一九四九年初，天津《大公報》改組為《進步日報》。一九五三年，《大公報》上海版與天津《進步日報》合併後遷到北京，仍名《大公報》。而在抗戰時期誕生的《大公報》香港版，薪火相傳，至今依然屹立於中華報壇。

作者簡介：侯傑，文化學者，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中國社會史研究中心教授，津派文化研究中心特聘專家。出版《〈大公報〉與近代中國社會》《〈大公報〉人物志》等。主編有《天津中華基督教青年會歷史資料彙編：〈大公報〉篇》和《民國中國文化史要籍匯刊》等，為電視專題片《一份報紙的抗戰》顧問。

七日談

（天津篇）

「免費的午餐」



HK人與事
楊不秋

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我一直對此深信不疑，直到當真在香港大會堂享受到了「免費的午餐」。那是香港小交響樂團在大會堂定期舉辦的免費午間音樂會「Good Music This Lunch」。

我常在午休時間去大會堂圖書館看書，有天就恰逢「免費午餐日」。作為一名古典音樂的入門愛好者，我那天的觀禮體驗堪稱完美。自那以後，我就開始關注午間音樂會的演出時間，盡量都不錯過。

雖然我是偶遇，但其實這個午間音樂會也算廣為人知，廣受歡迎。每次都要排隊入場，裏三層外三層的人龍幾乎圍滿了整個大堂。不過全程秩序井然，也並不需要等待太久。工作人員會迅速地派發標明座位的入場券。儘管是免費演出，可是一點也不湊合，節目單的印刷和設計皆是精良，中英雙語，有當天的演出曲目和演奏者名單，以及整個樂季的演出時間安排。

演出全長約一小時，恰好完美填充了職場人士的午餐時間，非常適合在中環和附近上班的白領，也吸引了眾多專程前來的熱心觀眾。大概三四首曲目，分別由三到六位演奏者呈獻。每首曲目表演前，都會有一段短暫而生動的介紹，類似音樂會導聆。一位演奏者會介紹一同表演的同伴和各自的樂器，並分享曲目特色、作曲家背景、背後的軼事等。這是我很喜歡的一環。對我這樣喜歡古典音樂而知識儲備有限的人來說，這段簡介宛如一道現場烹製的「知識補湯」，新鮮熱辣，讓我更好地學會欣賞樂曲中的細節和情感。

午間音樂會還有一處特別：不同於一般的古典音樂會為了保證場內的安靜氛圍而限制兒童入場，午間音樂會不僅對入場觀眾的年齡不設限制，更是在節目單上特別標註「歡迎任何年齡人士」。我總能夠在現場看到一些小童盡可能專注地坐在父母身邊。可能他們對古典音樂還沒有任何概念，更別說理解其中的深意，卻也無妨他們沉浸在美好的旋律流轉之中，在不知不覺間受到了古典音樂的啟蒙。想來這些孩子們何其幸運，小小年紀就已經有機會接觸到古典音樂，這個可能會陪伴他們一生的精神慰藉。

其實，我們所有坐在台下的觀眾都是何其幸運！無論身份或背景，在這午間一小時裏，我們都能暫時放下現實生活的繁瑣和煩惱，身心放鬆地神遊於古典音樂的溫馨與美妙。對這樣一份定期而至、從不爽約的「免費午餐」，我實在心存感激。



君子玉言
小杏

周末去了十渡和伯揆美術館。

亞平把我發在《大公報》的四篇小文裝裱入框，掛在前廳。客人圍過來看，我如數家珍：《大公報》創刊於一九〇二年，至今一百二十四年，是全世界現存最古老的中文報紙。在此發文的名家無數，個個響噹噹……如今它立足香港，發行遍及五大洲。巧的是，我這篇見報時（六月十七日）恰好是它的生日。客人逗得亞平：咱這小院算不算聞名全球了？兩夫婦渾厚地呵呵笑。

距上次來已近一年。廊棚翻修過，依舊整潔；月季開得正盛，多了幾盆格桑花。山還是那副老熟人的模樣，蒼翠高大，拒馬河清淺如昨，只有流雲不停變換。這山景百看不厭，親切如俾寧亞平一家。

坐在廊下喝茶聊天，望山觀雲。林間鳥鵲嘰嘰喳喳，只聞其聲不見其影。去年杏樹掛滿果子，我們拍照，小鳥當著我們的面大大方方偷吃；今年卻只開花不結果。喝啤酒、吃烤魚、聊大學糗事，抬頭見晚霞有點美，隨手拍一張。不知不覺，烤魚、排骨燉豆角土豆、玉米麵菜團子消滅乾淨。亞平又端上蘸醬菜，黃瓜薄荷小蔥現摘的，蘸上農家大醬，爽口。夜涼如水，飛蟲撲燈，披上外套仍捨不得散。回頭望山，幾點星子閃爍，夜風裏松香隱隱。

同來的朋友無一不喜歡這裏。我曾跟母親許諾帶她來此小住，也還有許多未盡的承諾。母親走後，人間用種種生機努力治愈我，我只能在內心裏與她分享這些美好，心情終於一點一點平復下來。

民宿名叫「閒庭信步」。小院不大，確是悠閒，任誰來了，啥都不做，心情自己就靜了。菜團子就是好吃，覺就是睡得香。次日下午趕往宋莊。國畫畫家朋友伯揆

何謂閒庭

剛從法國回來。作為當代大寫意花鳥畫的代表人物，他受邀擔任第七十九屆康城影展「中國之夜」中法文化藝術推薦官——這是官方首次邀請傳統美術領域的頂尖藝術家跨界參與。與伯揆一家結識於春節，一見如故。他本人高大豪邁，有燕趙壯士的古道熱腸；夫人李老師溫婉美麗，女兒純淨善良，一家人都真誠實在。

伯揆的畫，大氣而接地氣，大美而不清冷。開闊豪壯，樸茂滋潤。人讚「疏可走馬，密不透風」，有一種大氣象、大局、大氣魄。

置身美術館，大寫意花鳥筆墨恣肆，造型傳神，意境渾樸燦爛。文人雅致與田園氣息，躍然紙上——童年視角的紅高粱，層層穗頭之間刻意留白，繁而不亂，密處見空靈；上方穿插數隻飛鳥，靈動穿梭，靜態田野頓生流動生機，一靜一動，土地風骨盡在筆端。那些雄雞，或雄壯威猛，或怒目圓睜，或悠然踱步，或激越高昂，用筆雄健沉澀，氣韻酣暢，放筆得意，渾樸燦爛。「可貴者膽，所要者魂。」站在畫前，彷彿能聽見雞鳴。農家院裏的絲瓜、南瓜、白菜、辣椒，筆墨簡練又飽滿，市井煙火與田園清香撲面而來。

伯揆的畫是「活」的。花鳥山水中不見人，卻有「人」在。每一片花瓣、每一尾羽毛，都傾注著真性情；功底之深、誠意之厚，溢於一草一石、一花一鳥之間。那種對生活與生命的熱愛，對自然造化的共感，對萬物生靈的關切，筆筆分明。氣、韻、神、思、筆、墨，都帶著濃烈的誠意，觀者無不心有所撼。

同去的曉月姐從事藝術多年，也對伯揆的畫與人讚不絕

口。伯揆從書架上取出兩本舊書——不知什麼年代的《芥子園畫譜》，書頁泛黃，書脊快散架了。那是他五六歲時在父親藏書中偶然翻到的，正好是花鳥畫譜。他喜歡得不行，一天到晚對著臨摹，成就了日後的童子功。人品成就畫品，畫品襯托人品。

餐後雨晴，主賓意猶未盡，若不是天色已晚，恨不得再去擡上幾串。

回城路上，忽想：閒庭到底是什麼？在十渡小院，喝小酒、吃燒烤蘸醬菜菜團子，沒做什麼正經事，也不用想啥，就聊天看山聽風，便覺歲月舒緩，生活小美。

觀伯揆寫意花鳥，筆墨縱橫恣意，既有風雲浩蕩，亦有人間煙火，文人情趣。駐足畫前，心神悄然沉澱。實乃大美養心！那一方畫幅，何嘗不是一座可供靜心放空的閒庭？

閒庭不是一個物理概念。它可以是一幅好畫——雨後的下午，坐在畫前，看光影在紅高粱與荷葉間流動，於是你感覺到了風動、鳥鳴；可以是一本好書，斜倚沙發，一讀就是一個下午；可以是周末傍晚，三兩好友，一碟花生，幾瓶啤酒，路邊攤上扯閒篇；可以是某個有鳥鳴花香、細雨微風的古鎮，你走在青石板上，覺得自己可以一直走下去。

閒庭，是身心安放之處。動也可，靜也可。但凡能使人安睡、靜心、心生歡喜之地，皆是屬於自己的閒庭。它不在別處，或許就在一盅茶、一幅水墨，每一個自在的時刻裏。



◀國畫畫家伯揆的畫。作者供圖

高一生的周末



柳絮紛飛
小冰

海外華裔家庭的中學生怎麼過周末？他們要做作業嗎？做家務嗎？學中文嗎？有時間做運動嗎？洛杉磯郭家的三個中學生女兒，她們的一個周末引起我的思考。

周日郊遊回家，她們的媽媽李敬行使家務督察官的職責：「Grace，還沒有打掃房間吧？」語氣看似憐惜人，又看似關注房間的打掃進展。「我就這就開始。」三寶點點頭，認真地回答媽媽。

「Jessica，刷馬桶了嗎？」「刷了兩個，看完這段再刷一個。」二寶說。

「Sophia，請把疊好的衣服放進各自的衣櫃。」「好的。」大寶通常無需提醒，能在三姐妹中起領頭作用。

接著李敬走向花園，看見草坪已經修

整，即無意追問丈夫老郭。老郭的工作忙，一不小心把家務事置之其外也是可能的。至於她自己，在外是圖書館館長，在家是家務統籌，要管全家人的飯食，要應付零碎的家事，要跟進各項家務的執行情況，誰的事做了沒，做得怎樣。沒有家傭，沒有小時工，按人分配家務，家庭成員人人有份，先生管花園，三個女兒負責房間衛生，洗衣服，清潔廁所，每到周末留出一定時間各就各位，履行職責。

這樣的家庭生活模式我是熟悉的，我們小時候就是這樣，要洗衣做飯搞衛生，如果是長兄長姐，還要帶弟弟妹妹。現在不了，不知從何時開始，家庭運作模式大

變。那天，我的記憶被郭家五口喚醒。

大寶二寶是高二生，高三就要結束中學課程，高四就要停課申請大學。學校的功課排得滿滿當當，她們的公益活動卻還在進行，家務事沒有少做，中文學校的漢語課和武術課還在，前幾個月華人社區的中國年活動接二連三，一場場的演出還雷打不動，跳中國舞，打武術，舞龍舞獅，以及相關的排練，時間投入巨大。

我以為她們周六在做功課，結果周五的晚上就做完了功課。「那你們周六沒事做？」「去中文學校呀，這樣興趣那樣興趣的，從一個場地轉到另一個場地，到晚上才回家，帶著午飯去吃，全天都待在那裏。」

簡單地說，她們周六做一些感興趣的事，周日休息娛樂做家務。如此我想，她們的生活節奏與普通高二生不同，至少在做家務方面，香港多數孩子做不到；在參與社會活動方面，我家鄉的多數孩子在高考前也顧不上。香港的家庭只要有了孩子，只要夫妻都上班，家裏幾乎都請外傭，如果有兩個孩子，甚至要請兩個外傭。家務有人做，孩子有人照料，學生上學放學途中如果不想輕鬆點，還可以讓外傭幫忙背書包。

這才發現，時下還有家長把讀書只當作孩子成長的一部分，還有高二生在參加社會活動、興趣活動和體能訓練！